

扉頁

子夜眠夢。場景應是臺灣的清治晚期，首任巡撫劉銘傳身穿官服，頭戴官帽向清帝請命，「臣啟奏皇上，為解決基隆煤礦運輸窘境，便利百姓生活，懇請恩准成立全臺鐵路商務總局鋪設臺灣鐵路。」

另一位大臣趨前上奏，「臣啟奏皇上，現下基礎建設經費不足，若在此時大興土木，必勞民傷財，懇請皇上三思。」礙於時局，劉銘傳奏請鋪設鐵路的前瞻建言，形成朝中贊成與反對參半的聲浪。

親愛的 V，或許我們搭乘了時光機回到過去，得以與滿朝文武百官商討劉銘傳奏請臺灣鐵道籌建的議題。

你私下問劉銘傳對清帝允准興建鐵路有幾成把握？「無論結果如何，鐵路工程勢在必行。」縱然未正面回答你的問題，但巡撫的語氣流露出堅定。

所幸最終朝廷批准此項工程。一八八七年二月從大稻埕到基隆的鐵支路開工。一八九一年十月竣工。

對於鐵路，我其實並不是那麼了解，也稱不上是鐵道迷，因此，當爬梳相關文獻，發現鐵路的身世竟與家鄉的礦藏有關，我開始研究兩者間的連結。

旅行，一直是我喜歡的事情，特別是搭乘火車經駛鐵路的旅行，當列車轟隆穿越陰暗山洞或隧道之後，迎來洞口天光時的那一種明亮，深沉震撼著我，宛若天使吹響號筒的奇異。

當車門關閉，列車重新啟動，整列車身在風中疾馳，那種接近飛翔的自由與輕盈，讓我得以暫時把城市的煩憂拋諸腦後。窗外景色不斷轉變，緩慢的抵達另一個小站，有時前不著村後不著店。有時人間煙火。我心中的風景隨之變化，時而驚。時而喜。時而感動。時而靜默欣賞一切。

結束這一趟旅次時，天色已晚，我在八堵車站轉車，微雨的月臺，有種清冷卻不孤寂的氛圍，我坐在候車椅上，想像當年八堵鐵橋下發現砂金的過往。等待列車進站。

臺灣最早採金的記載，源於一六八四年李麒光《臺灣雜記》：「金山，在雞籠三朝溪後山，土產金，有大如拳者，有長如尺者，有圓如石子者。番人拾金手上，則雷鳴於上，棄之即止。小者亦間有取出，山下水中沙金，碎如屑。」

當年，清廷禁止採礦，只有原住民撿拾砂金。我們尾隨前人的腳步，無

欲將黃金占為己有，只盼能親睹黃金真面目。果真不負我們所願，在河中，我們看見閃亮的砂金。想體驗手拿黃金的感受，伸手入水，出乎意外，河水異常冰冷，我們迅速收回手，再不見黃金蹤影。你說，兒時聽長輩講述，黃金有其脾性，並非全部人皆能擁有，只要親眼目睹，便為有福。

找了一塊大石頭，我們坐下來把還微濕的雙手往衣服上擦乾，然後呵氣暖暖手。為著看過砂金的幸福，彼此擊掌，歡呼。

夜幕低垂。返抵家門後，忽然想到有次接受雜誌採訪，談的是我沒搭過的金瓜石線火車。那時我年紀小，因沒親身實際搭乘，故無法多聊。

我曉得金瓜石線，那是一條由日本礦業株式會社於一九三六年完工營運的礦業鐵路，路線經基隆八尺門、八斗子、深澳至水湳洞。坐在返家方向的列車上，我想像搭金瓜石線是什麼樣的感受。

帶著滿足與疲倦感去沐浴，洗去一身的塵囂，換上乾淨舒適的家居服。捻亮桌燈，泡一壺溫熱的花草茶，滑開手機，點看火車在暮色中駛進月臺時的優雅身影，也憶及若非鐵路，金瓜石的金礦不知何時才會被發現？

一八九〇年夏天，此時還在劉銘傳建築大稻埕至基隆的鐵路期間。一位參與八堵車站架設鐵橋的工人，一日吃過午餐在河裡洗飯碗，無意中竟看見河中閃著耀眼的砂金。

彼時修築鐵路的工人，不少曾去過美國加州舊金山參與當地的採金，負責八堵車站建造鐵橋的李家德都司也曾赴美，當他瞧見同事淘起金砂，依照自己過往的經驗，他揣想基隆河應該是一條黃金河。

你問我有興趣一起跟著尋金團隊溯流而上嗎，好啊，我說，我們都想找到金礦的源頭。穿上雨鞋，涉水前行。

時常在夜闌人靜之際，思想起和你同行的旅程，尤其從大稻埕到金瓜石，由熱鬧而靜慢，那是我格外重視的經歷。我們在大稻埕，經過第一代臺北車站所在地，緬懷當年劉銘傳在此大興土木的艱辛。

從現今的臺北車站開往瑞芳的火車上，我們聊及臺灣第一條鐵路送給寶島的厚禮，就是金瓜石礦脈被人發現，巨量黃金。偶爾，你會開玩笑說我老調重彈，但愈彈愈好聽，讓你愈發了解大稻埕、鐵路與金瓜石三者之間的連結，像一次又一次的旅行，置身其間，獲益良多。

假若能有機會乘坐時光機重回舊年，希望從大稻埕搭火車，行經臺灣的第一條鐵道，欣賞沿途風景。或坐上日治時代的金瓜石線列車，經基隆八尺門、八斗子、深澳至水湳洞，體驗淘金的繁盛。

不負眾望，一八九四年在金瓜石本山發現金礦，消息一傳開，除了你與我，還有淘金人潮從各地湧入，有人甚至帶著從加州習得的採金技能至此大展身手。連認分耕種的農夫也放下農活，捲起袖子與褲管，拿工具去淘金，採金首頁於焉開啟。而我們像淡出畫面的兩個人，只是安靜的站在附近，望著大金瓜露頭被逐漸剷平，心有點酸。

究竟臺灣是否為傳說中的東方黃金島，基隆河又埋藏多少的砂金？我們不得而知。據以前的《省通志》礦業篇記載：「光緒十六年十月十五日至同年年底，八十日之間，經由淡水總關輸向香港及他處之黃金數量，已達四千五百零九兩之數。」然而，這僅為官方公布的數字，實際產金量可能更高。

離開前，我們沒有帶走任何黃金，連砂金也沒有，因為我記得你說的，只要看過砂金就是幸福，帶著這份幸福，我們搭乘火車，穿過一個又一個的山洞，往回家的路上我又沉沉的睡著。

夜晚，在這個當年發現砂金的八堵鐵橋拍完照。從八堵火車站搭往回家的列車。窗外，如墨的景色已看不清楚。

在車上，我給你寫訊息，興高采烈的告訴你，每次來到八堵或大稻埕，我都有許多感謝，在大稻埕興築鐵路的過程中餽贈金礦被發現的厚禮。繼而展開大稻埕與金瓜石的往來，無論是金瓜石的黃金拿到大稻埕變現，或大稻埕的人往金瓜石去挖礦與經商營生，皆為這一條鐵路牽起的緣分。

親愛的F，只是你不曉得的是，我其實擔心這樣的老調重彈使你失去新鮮感，直到聽見你說不會呀，每回聽我說土地的故事，你彷彿挖掘到新的寶藏，而我們的土地象徵偌大藏寶圖，等待我們用心親近，探索，並加以呵護。